

主编 孙一峰 彭金山

星河燭影

聚川題端



上册

甘肃文化出版社

星河烛影

主 编

孙一峰

彭金山

副主编

黄玉珍

程耀荣

袁世英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星河烛影 / 孙一峰, 彭金山主编.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714-922-4

I. ①星… II. ①孙…②彭…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4632 号

星河烛影

主编 孙一峰 彭金山

责任编辑/王天芹
装帧设计/孙一峰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87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甘肃地质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 357 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560 千
印 张/54.875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1—15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714-922-4
定 价/128.00 元(全三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闪烁在西部高地的灿烂星河 (代序)

彭金山

在举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我们向祖国献上这部《星河烛影》——当代甘肃教育界新诗选。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诗意涌动的时代，大西北更是一块滋生诗歌的厚土，在编选过程中，我们的情绪因众多稿件中喷涌的诗意而激荡，我们的灵魂不时为作者的热情所燃烧。在欣喜和激动中，我们编就了这部在甘肃教育界工作或曾经工作的诗人和诗作者的诗集。这里面，既有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年富力强的教学骨干，也有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一代教育工作者，还有刚刚参加工作的教坛新手；既有汉族教师，也有少数民族教师；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幼儿园的教师；既有闻名全国、已经走进文学史的诗人，也有还处在练笔阶段的年轻作者。他们的声音交汇于这条共同的“星河”，演出了一曲多声部的大合唱。

一、奉献者的精神之花

有人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关系最纯粹，最无私，其一是父母之于子女，其二是教师之于学生。这话我信。世上没有不希望儿女过得好的父母，也没有哪位教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有出息。在同事、邻里之间，或许有时还会有嫉妒之心，但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是不会产生妒意的。常态心理中的父母和教师，都希望子女、学生能超过自己。教师，更由于职业的性质所决定，从事的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工作。诗选中的不少诗歌都赞颂了教师这种“蜡烛精神”：

孩子
我是春蚕
默默地为你们
织出知识的绸缎
于是，我早逝的青春
在你们身上延伸
五彩斑斓……

我深知
桃熟流丹

李熟枝残

种花容易树人难

终不悔

“蜡烛成灰泪始干”

不计辛劳一砚寒

——丁秀敏《孩子，我对你们说》

正是这种“蜡烛成灰泪始干，不计辛劳一砚寒”的奉献精神，构成了人民教师的核心价值观，而价值观又导引着教师的人生轨迹。是他们将生命轨迹铸进了共和国的年轮，铸进了“树人”强国的千秋大业，推动着祖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推动着人类向美好的未来行进。

更多的诗歌记写了教师生涯中的具体行为，从中我们深切地感知了教育工作者的平凡而伟大，透过动人的生活镜头、诗歌意象，把摸到他们坚定的志向与高尚的情趣。这里最早的有革大三部校歌，从那朴实而滚烫的歌词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年生活的热度；张养吾的诗则把我们带到了师范学院西迁的路上，一队师生高唱救亡的歌曲，要把教育的种子带到祖国贫瘠的边疆。露宿破庙的晚上遭遇土匪，师母解下耳环和戒指，保全了大家的性命，又“搂着胆小的女同学一直坐到天亮”的一幕，使人读来唏嘘不已。还有五十年代刚刚十八岁就背着行李拎着锅碗瓢盆，“追随瓦尔娃拉的脚步

步/去做乡村女教师”的献身西北教育事业的年轻人（殷爱花《你曾经对我说》）；更有改革开放年代的教坛新事。长于乡土诗写作的高凯在儿童诗创作上也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他的《村小：生字课》是很有意思的：

蛋，蛋，鸡蛋的蛋
调皮蛋的蛋 乖蛋蛋的蛋
红脸蛋蛋的蛋
张狗蛋的蛋
马铁蛋的蛋

.....

外 外 外面的外
窗外的外 山外的外 外国的外
谁还在外面喊报到的外
外 外——
外就是那个外.....

这首诗一共五节，类乎普通乡村生字课课堂教学的一般录音，但指向的生活现实和对其诗意的发现是令人震撼的。这首诗获得了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被改编成同名舞台诗剧在中央电视台的颁奖晚会上首场演出。这首诗的成功告诉我们，诗在哪里？诗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同是表现教学生活，雪潇的《上课》则把我们带进了别一种情趣之中：

满教室朗朗书声
像一锅开了的水
我一脚踏进去
像一颗三鲜馅儿的饺子

低头搓一搓手
抬头吸一口气
同学们，我不是饺子
我是你们的语文教师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李白的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一颗饺子溜进了锅里
四颗饺子溜进了锅里
二十颗饺子溜进了锅里

语言随机，风趣幽默，体现了当下口语诗的特点。煮饺子和上语文课，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在诗人的感悟和熔裁下，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在轻松的微笑里，我们像欣赏三鲜馅饺子一样，品味着教学的乐趣，琢磨着这些通俗诗行所隐喻的教学的道理。没有对教师工作的热爱，难为此诗；没有诗的悟性，同样难为此诗。从中我们在领略诗意的同时，不难感知到诗艺的进步。

二、丰富多彩的生活与多味情思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又是社会各业中平淡的角色、凡常的普通人。本诗集中的每个作者都是或曾经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时空，他们在特定的生活时空中留下了生命的痕迹，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塑造着他们，并且成为他们感悟人生、创作诗歌的重要资源。《诗品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若夫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还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正是这类出于自然的“应物斯感”之心声，铺开了教育工作者生活的多彩画卷，成为《星河烛影》最主要的内容。

除了我们已在前一部分评述过的教学生活

之外，更多的诗歌的触角伸到了教育工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了他们对方方面面生活的观察、体味，和“应物斯感”的心灵激荡与精神升华。本诗选的作者共有300多位，他们来自全省各个地方各个学校或教育部门，不同的地域色彩和生活内容融合在各自对诗歌的感悟、理解中，使得这片“星河”和“烛影”显得异彩纷呈。甘肃位于大西北腹地，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地理景观和风俗习惯差异较大。河西的风沙，天水 and 陇南的烟雨，陇中的黄土塬，陇东的窑洞灯光，草原的帐篷和牛羊……西北风情与多民族色彩透过诗行扑面而来。夏羊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诗歌中传达出战斗的呐喊与呼号，那“燃烧的城”终于烧出新世界“烛的曙红”；何来发表于大学时代的《我的大学》一鸣惊人，西北师大文科楼后的核桃树引来了多少关注的目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烽火台下高歌一曲，至今犹在我们耳畔回响。陇东的曹焕荣、贾治龙、高仲选、杨永康、李丹、魏向迥们，唱出了这块最深厚的黄土地或沉重或欢快的旋律；河西走廊浩瀚的自然风光合着历史文化和大工业的风采，在于进、子选、孙江、方健荣、薛长年、胡杨等的诗歌中有着不同的展示；天水的雪潇、周舟、王元中们在美丽宜人的麦积烟雨里教书育人，他们的诗歌有秀山佛地的空灵与神性；陇南的毛树林等，站在白龙江边，“在春天滑嫩的海

波中/高唱生根发芽的黎明的歌谣”。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族诗歌一直是本省诗歌的一个亮点。《星河烛影》中也收入了不少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如丹真贡布、伊旦才让、赵之洵、贡卜扎西、马自祥及年轻一些的韩霞、扎西才让、旺秀才旦、索木东等，他们用自己的诗歌歌唱民族多色彩的生活，也展现了各自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民族个性。有多位诗人都写到了藏区的生活。新时期复出的九叶诗人唐祈在晚年重返甘肃，用他迷人的牧笛吹奏出了明丽的“西北十四行诗组”：

黑牦牛群像块柔软的地毯
藏族牧女卷起它又打开
白色羊群如一面白帆
缓缓驶向墨绿的草海

谁的牧笛向四方吹送
寻找一座爱情的帐篷
藏族牧女踩着蒙茸的野花
仿佛走进了彩色的幻梦

——《草原幻像》

甘南草原的风光在阿信笔下是那样神秘而富有灵性——

集市散了。然则又是
寂静的城。

——阴影铺开，

一大片民居的屋顶，波动如钟。

——《大金瓦寺的黄昏》

青稞成熟的时节，本土藏族诗人扎西才让看见“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我的亲人散布田野/听到甜蜜的乳汁流动的声音/听到秋天的咳嗽被霜覆盖/秋天的孩子，从葬过祖父的水里/捞出被苦难浸泡的种子”（《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这片厚重的土地，曾有过苦难的历史，而今天，劳动的双手正酿造着甜蜜的乳汁。旺秀才旦的《诗歌岁月》，在对自然的禅悟中，神谕性地告诉人们——

如何使伤痛恢复到无

这场疾病，只有一个办法医治

让格桑花和索玛花生活在一起

让他们相爱

到死

陇中是个出诗人的地方，本集中就有多人来自陇中，如苏震亚、林野、史卫东等。牛庆国来自干旱缺水的陇中会宁，他的诗对曾是“苦瘠甲天下”的故乡生活有深切的反映。与父老乡亲同体共命是他乡土诗的一个显著特

征：“走吧 我的毛驴/咱家里没水/但不能把你渴死/村外的那条小河/能苦死蛤蟆/可那毕竟是水啊/蹚过这厚厚的黄土/你去喝一口吧/再苦也别吐山来/生在个苦字上/你就得忍着点/忍住这一个个十年九旱”

至于你仰天大吼

我不会怪你

我早都想这么吼一声了

——《饮驴》

这样的诗歌使人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故乡在马青山笔下又是另一番景致：“集合下遍野的风声/荞麦，荞麦/在路断人稀的地方/为什么突然咬紧嘴唇？”正是这样，他将对农民和土地的深深理解，化入发生在乡村的生活事件或切至新颖的乡土意象上，境界空灵而开阔。

诗人是美的发现者，又是美的揭示者，确如雪莱指出的那样：“诗揭开帷幕，露出世界所隐藏的美……”大西北是块神奇的土地，关键是看你能不能发现这神奇的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唐祈就写出了《游牧人》等至今仍然使人读之心动的诗篇。本集中的许多作者的诗歌都对大自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的诗行就像道路，引领我们领略了异地的风光，感受造化的赐予。诗人

阳飏善于将自然物象、生活事项与文化嫁接，创造诗歌意象和意境，请看他的《青海湖长短三句话》：

青海湖，我想把你五百里的云彩平均分开，一半叫做幸福，一半叫做忧伤。

我说不清为什么这样，就像现在吹过来的风，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呼吸，草滩上散落的牛羊，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水珠一样。

而我是一只穿着衣服的鸟，栖落在幸福和忧伤的中间

诗歌一开篇就在神性的天空中飞翔，想象神奇、瑰丽，境界阔大、壮美，尽管长达29节，我们不忍割爱，还是整诗收入了。相信读了《青海湖长短三句话》，再去看青海湖，一定会看出些意味来。

甘肃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至今还是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星河烛影》中的不少诗歌都表现出了一种忧患意识。还有几首诗写到了沙尘暴的肆虐，写到了对树木的保护，把生态问题推到了前台位置，凸显了环境保护这个全球性的主题。请看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个叫做居延海的湖泊/好多年来/被人类的潘多拉匣子/放出沙尘暴/轮番蹂躏/如今，她痛苦地痉挛成了/蓄满泪花的一眼海子/额济纳的风打得脸生疼/烽火台/一方硕大的印章/荒

凉地戳在戈壁”！人类的灾难，不只来自战争，来自饥荒，来自瘟疫，也来自人类自己对环境的破坏。这“一方印章”，戳得触目惊心！

心随物动，情由景生，辞因情发。吴辰旭的诗带给我们的是斯洛文尼亚的掠影、苏浙皖的风光和维也纳之恋。陈自仁的《旅澳诗简》则带我们去到悉尼、黄金海岸，分享他的感受与发现。

更多的诗歌直接表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期盼。孙一峰、黄汉卿、刘懋德、王君的诗贴近生活，透析人生，礼赞真善，揭穿虚假，语言犀利，境界阔大。这也是本集作者们比较集中歌唱的一个主题。他们或直接歌颂生活中的英模人物，或借景抒怀，托物言志，因事寄情。梁胜明、乔先知的朗诵诗颂扬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歌唱正道，礼赞真诚，呼唤美好，大气磅礴。徐兆寿的《致泰戈尔》《麦穗之歌》，在对伟大的文字和泥土的大地深深理解之后，对其真善美的神意，表现出教徒般的虔诚：“我也愿意做一支微小的芦笛/和你一道去把奇妙的耳朵吹开。”林家英先生的《五月粽香》等三首诗，歌颂了屈原的高悬日月之心，李白“大济苍生”的理想，肯定了秦观随顺自然的人生。高维新的黄河组歌系列，主旨在于对黄河儿女美好心灵的发掘和讴歌。何来则借对二战中遭纳粹迫害，由柏林逃亡瑞典的典女诗人奈丽·萨克斯的歌唱，表达了这样的

意愿：

人类的苦难如此深重
千万不要再用诗歌加以渲染
如果可能 就用诗歌冲淡它
或者 用诗的纯洁
使苦难变得神圣。

——《逃亡者》

“这个世界，/什么都古老，/只有爱情，/却永远年轻。”（艾青《关于爱情》）人民教师，不仅仅是蜡烛那样的奉献者，他们也有自己生活的“湖光山色”，酸甜苦辣的人生五味他们尝过，甜美的爱情也会光临。有一些诗歌表现了对爱情的幸福体验，读来引人陶醉。“怕画不好你的眼睛，/伤了你的姿容；/怕画好你的眼睛，/看透我的痴情。”（邵永强《画你》）；“当神思被目送到远方/心却被扯成悠长的雨巷/在幽暗的檐下 长出一枝/紫色的丁香”（濮晓玉《别在雨天离开我》）；“她是一株/唯一非我种植的麦子 一株/生根庭院/扬花天堂/的麦子”（第环宁《娶妻》）……最感人的要数唐欣的《中国最高爱情方式》，写一对爱了六十年的人，爱了六十年没说过一句话。他们终于觉得时候到了，在他们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的那个深夜，雪落下来，“我叩响她的木门/我们的头发已经像雪一样/爱情已经

像雪一样”，“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外面的雪还在落……六十年的苍茫大雪呀”！这种爱情方式，在中国是有普遍意义的。让我们想到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文化。还有更多诗歌表现了生活中的亲情之爱，展现了教育工作者精神世界的另一角天地。由亲情之爱，到思乡之恋：“四月，毛毛雨。/湿漉漉的灯光，/照见湿漉漉的影子。/没有家的杜鹃想家了，/可溪水不肯回去，/人呢？没有了音讯，/……也不算稀奇。”（孙艺秋《兰山赋·乡思》）由爱情、亲情、乡情，到呼唤人类之间的关爱与理解：“看花的时候/你应该想到我/想我也有一双看花的眼睛/只是隔了一堵墙/望同一个时刻/那时你的心就该/如花开放”。（彭金山《看花的时候》之一）也许正是爱的向往与体验，使他们的大爱之心——对学生的爱，有了结实的根基，建立在牢固的生命需要的基础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又一场“诗界革命”的浪潮在中国大地上横溢。它们呼唤诗歌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生活现场，回到普通人自身，在语言形式上摒弃高雅，回归口语。这类诗多用反讽、调侃、揶揄等手法，进行俗民生活的常态叙事。这些诗歌当时被称为“口语诗”、“平民化诗歌”，后来也被称之为“民间立场写作”。这次诗潮虽然没有像朦胧诗那样更新了一个时代的诗学观念，但其审美价值取向也影响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创